

南方来信的收信人





南方来信的收信人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开展一个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伟大斗争运动声中，我們編輯了这本散文集。

收入集子里的十二篇文章的作者，都曾带着中国人民的无比关切訪問过越南。其中有的作品，以火焰般的笔触，真切地記述了英雄国土上的战斗風云，反映了越南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有的作品則以强烈的感受，写出了賢良江南北亲人們隔桥相望、誓死争取祖国統一的坚定信念；同时也表达了中越人民生死不渝的战斗友谊和互相支援的国际主义阶级深情。

这些文章，由于作者訪越时期不同，其中多数是反映过去一段时期斗争情况的；也有少数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近期越南人民的斗争。

南方来信的收信人

百花文艺出版社編輯部 編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哈密道12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津出字第 008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690×960 毫米 1/32 印张 4 1/4 插頁 (平) 2 (半精) 5 字數 48,000

1965年6月第1版 1965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1,001—91,300 (内半精裝 300)

目 录

南方来信的收信人	韩北屏(1)
你从南方来	袁 鹰(19)
向南方	杜 宣(27)
梦南方	杜 宣(42)
念南方	杜 宣(58)

在賢良江桥头 束 为(75)

北部灣上浪滔天 袁 鷹(83)

把敌人的嘴巴封起来 ... 西 虹(90)

分界綫上的英雄儿女 ... 西 虹(98)

光荣啊，小高炮手 西 虹(106)

把仇恨挂上枪口

.....丁一三、張士燮(114)

南方北方血肉相連 方 靜(126)

南方来信的收信人

韓北屏

同志，你們讀过《南方来信》嗎？

你們是在什么情況下讀它的呢？也許是一天工作之后，回到家里，坐在窗前灯下，周圍是一片恬靜；也許是坐在教室里，而你完全忘記了屋外年輕朋友的喧鬧；也許是在走向車間的路上，几乎因此而迟到；也許是在田边树下，你一个人朗讀，許多人坐着听；也許是放哨剛剛回来，就从战友手里接过这一本书；也許是在漁船上，在森林的木屋里……

不管在哪里，总之是在一个美好的幸福的

環境里，那是可以斷言的。在我們中國的陽光下讀這本書，你能想像出越南南方的景象嗎？那里：血，流着；火，燒着；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像從山上推倒的一塊石頭，越來越快地往下墜落着，也越來越瘋狂；人民的英雄在鬥爭里鍛煉着，成長着。

這本書中的每一封信，都是敵人罪惡的控訴書，又是戰鬥人民的英雄譜。

看，匪徒們在越南南方的罪惡行為，達到何等殘酷野蠻的程度！有許多人被屠殺了，有許多美麗的村莊被夷為平地，幸存着的人們被趕進“戰略村”那個人間地獄；昆侖島上的革命志士，受盡了折磨；婦女們慘遭“聖母瑪麗亞的受辱”，然後還被野蠻地剖開肚子，挖出肝臟炒來吃；出生才二十天的嬰兒，也逃不出他們的毒手。這就是美帝國主義者所吹噓的“拯救自由”的“偉績”，這就是匪徒們每天、每小時在干着的事。

越南南方人民用怎样的行动来回答敌人的呢？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像“芒果树上学飞的雛鳥一般活潑”^①的男孩子，为了掩护干部，庄严地、勇敢地抗击敌人，并和敌人同归于尽；一个“双手像米粉般軟”的妇女，过去采桑織綢的手，現在紧握着枪，被“选入咱乡自卫队的指揮部”，真像她自己所說的，“誰料到事情却不按照我的願望演变”啊。一个教授，不幸被捕，牺牲之前泰然自若，但是他不是沒有遺憾；他的遺憾是过早地失去自由，不能更多地消灭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这些事情和这些人，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毕竟联系在一起了。什么种籽发什么芽。仇恨的种籽埋在土壤里，当然会开出反抗的花。越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輝历史，革命的教导，統一祖国的热切願望，偉大的理想，使他們在敌人面前

① 本篇所有引文，均引自《南方来信》一、二集。

表現出无畏的雄姿，他們为了理想，可以从容走进火堆；为了胜利，“尽管吃不飽，我們也不感到飢餓；尽管艰苦，我們仍然欢笑”。

我不打算詳尽地描述越南南方人民的英雄行为，而且即使描述，也不会比他們在信中所描述的那样真实动人。現在，我只想說，十年来，越南南方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瘋狂进攻之下，曾經有一个时期差不多浸在血泊之中；可是他們絲毫沒有气餒，絲毫沒有屈服，他們从血泊中站起来，抗击了头号帝国主义，粉碎了“特种战争”的計劃，为全世界革命人民作出了榜样。英雄的人民啊！我們要从英雄这个称号的最高意义上去估价他們。

《南方来信》中所有的信件，都是亲人寄給亲人的。这些信件，越过国境，“繞道亚洲、非洲、美洲，最后来到河內，好像一群飄泊天涯的鳥儿，寻道归巢。許多信件送到收信人手里时，封皮已經皺折不堪，字迹模糊”。信里說

些什么呢？尽管十七度綫的咫尺河流，造成两个世界，使两地亲人牽腸挂肚，尽管生活在南方的人正在艰苦斗争，有多少話要告訴亲人，然而，在这些信件中，沒有怨尤，沒有凄惶，甚至很少傾吐所謂“儿女私情”，只是在談着战斗，談着希望，談着胜利。不論写信人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也罢，是一个年迈的老人也罢，年龄和性別的差异，有什么关系呢？他們昂揚的斗争意志是相同的。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品质啊！

我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河內，在越南同志那里，看到許多封原信。这些信，有的是轉移几个地区才断續写成，有的是用各种不同顏色的紙湊成，可以想見他們生活环境的艰苦；有的字迹娟秀，那是妻子在向丈夫談心；有的字迹粗獷，那蘊藏着战士們的怒火。原信的内容和发表出来的完全一样。《南方来信》的編者，对这些信件沒有删削，也沒有增补。正因为如此，更显得可貴。亲人之間的书信，

本来不是为了发表才写的，所以是那样单纯而又真挚；现在发表出来了，它们又以这种单纯而真挚传达出千千万万越南南方人民的心声，描绘了无数英雄的形象，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它是革命的教材。

当我在讀《南方来信》的时候，多么渴望会见那些写信人和收信人哟。这种渴望不是出于好奇心，而是像希望会见久别的战友那样，表一表我的衷情，向他们学习，也听他们谈一谈动人的战斗。

自然喽，要想会见写信人，现在还办不到；甚至其中有个别的写信人，写信之后，已经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为争取统一祖国的斗争而献出生命，我们只能在心的深处永远怀念他们了。

在河内，我得到非常幸运的机会，会见了四位收信人。他们是：《南方来信》第一集第十三封信的收信人“亲爱的顺化——承天的同

乡兄弟姐妹們”中的一个，也就是第二集第十四封信的收信人“亲爱的T”；第二集第四封信的收信人来自迪石的“亲爱的哥哥”；第十封信的收信人“亲爱的NGH. 八哥”；第二十封信的收信人来自富安的“亲爱的哥哥”。

在这里，我要对仍然生活在越南南方的写信人負責，我还不能把收信人的姓名宣布，以免敌人找到綫索去迫害他們的亲人；但是，我可以用《南方来信》的《代序》中的一段話来介紹他們，他們“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工作人員。过去，他們曾經参加抗法战争。一九五四年，他們离开十七度緯綫以南的家乡，集結北上。从那时至今，家乡受尽了敌人的蹂躪，亲戚朋友飽尝了种种痛苦，消息傳來，他們心碎腸断，为亲人的遭遇而伤心，为敌人的滔天罪行而忿恨。他們极度仇恨用武力来分离他們的家庭、殘杀他們的骨肉的匪徒們。”

当我接到通知，要我去会見上述收信人

时，我心情的激动，你們可以猜想得出。我会見的不只是他們四个人，而且通过他們，和留在南方的阮玉B、黎氏D、NG、V、T、KD以及千千万万个值得敬爱的人把唔了。我應該帶一束鮮花去獻給他們，不，不需要鮮花，我要獻給他們的是中国同志的一片至誠之心。祝賀他們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北方所取得的成就，祝賀他們的亲人在南方战斗的胜利，更祝賀他們祖国的統一，不久的将来能重新聚首。

我和他們第一次談話，是七月十七日。那天，河內市的群众，为了紀念“日內瓦協議”簽訂十周年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正在街头示威。口号声一陣陣地傳进来，給我們的談話增添了强烈的色彩。

是的，十年过去了。十年的時間不算短啊，一棵幼苗可以长成大树，一个嬰兒可以变成懂事的孩子。但是，一个从南方到北方来的人，却永远忘不了家乡，忘不了当年离开时的情

景。“亲爱的T”也好，两个“亲爱的哥哥”也好，“亲爱的NGH.八哥”也好，他們在向我叙述的时候，首先总是描繪他們家乡的山川景物，抗战时的经历，集結北上的遭遇。他們这样做，难道是单纯地对乡土的眷恋？不。难道是只为了南方住有亲人？也不。南方啊，是越南整体的一部分，如今，她被分割，受着灾难，但也进行着战斗。越南詩人素友同志在《南方》那首詩里，說出了他們心里的話：

如果朋友同我談心，問我：

在千千万万声音之中，

什么声音像一支令人断腸的哀曲？

——在我們的心中，那个声音是：南方！

爱人同我細語温存，問我：

在千千万万名字之中，

哪一个名字象征着重貞不渝的爱情？

——在我的心中，那个名字是：南方！

接着，素友同志还自豪地歌唱着：

啊，山川壮丽的祖国，
你是二十世紀的英雄土地！
英勇无双的南方站在反美斗争最前
线，
有了你，我們感到驕傲无比！

屹立在硝烟火海中的南方啊！
你放射出万丈光芒！

正是这样。所有和我談話的四个收信人，
全都有着这种感情。他們說着，我靜靜地听
着。我的心，一会儿随着他們的描繪飞向南方，
一会儿，又回到正在交談的室內来。我凝神注
視着談話的人。尽情地談吧，亲爱的同志。

“亲爱的T”告訴我，他是順化市人，那
个地方曾經是旧王朝的首都。他說：

“在我們那里，有一条香江，江水非常之清，站在桥上可以看到水里的魚的尾巴。你想在那里釣魚可釣不到，因为魚也可以看到你的釣絲。香江两岸有一种香花，香极了。人工湖里开滿了荷花。同志，等我們祖国統一了，欢迎你到那里作客。”

“亲爱的 T”描繪順化是那样的美和富饒，第二集第四封信的收信人、来自迪石的“亲爱的哥哥”，却用另一种感情来描繪迪石：

“迪石省是在我国最南边，森林很多，地广人稀。地主几乎占有了全部的土地。我們抗战人員活动的地方，除了森林，最多的大約是蚊子和水蛭。环境困难，反倒成为我們革命同志活动的有利条件，那里是我們抗战根据地。敌人来的时候，我們一边在椰树林里战斗，一边还捉虾哩。”

“亲爱的 NGH. 八哥”的家乡，虽說距离西貢很近，那里却非常的穷困，穷困得使法国

殖民主义者怀疑抗战人员怎么能活下去：他们吃什么呢？有一次，敌人捉去一个游击队员，百般拷打，要他说出吃什么东西度日。那个队员绝对保守秘密，拒不回答。敌人下了毒手，剖开他的肚子，分析他的胃，才知道人们吃的是木薯。这个地方当然不是以穷自豪的，自豪的是反抗侵略者的光辉历史。“八哥”说：

“自从法帝国主义入侵的那天起，那里就爆发了战斗。一百年前，那里就是抗法的根据地。世代以来，我们的人就没有向侵略者屈服过。就说来信中提到的Q九哥（来信中说他是在八月革命之前被法、日帝国主义称为“同奈灰老虎”的我们部队最老练的战士）吧，他牺牲的时候是五十三岁，可是，他在森林中的生活却有二十三年！在这个地区里，打沉过敌人的军舰，打落过敌人的飞机，两个法国陆军上校和一个空军上校在此送掉命。”

我不必再去引述他们对家乡的描绘了。不